

太平廣記

四十一之五十一

神仙

庫	文	閣	內
五	三		漢
九	二		書
函	九		
一	五		
〇	二		
架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三		漢
〇	二		書
函	九		
七	五		
架	二		
	冊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3229
冊	數	52 ( 7 )	
函	號	309	115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一

神僊四十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薛尊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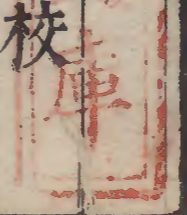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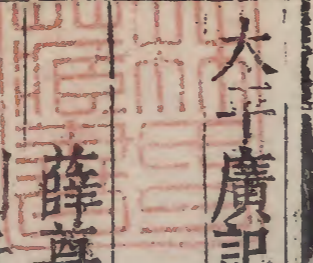
王老

黑叟

劉無名

薛尊師

薛尊師者家世榮顯則天末兄弟數人皆至二千石身為陽翟令而數年間兄弟淪喪都盡遂精心歸道棄官入山妻兒悉棄名同志者唯有邑小胥唐臣願從之杖策負囊往嵩山口忽遇一人自山而出自云求道之人姓陳云知近有僊境薛遂求問其路陳曰吾有小事詣都約三日而迴迴當奉導君且於此相待薛與唐子止於路口陳至期而至陳曰但止於此吾當入山求之知所詣即來相報期以五日既而過期十日不至薛曰陳



生豈相給乎。吾當自往。遂緣磴入谷三四十里。忽於路側見一死人。虎食其半。乃陳山人也。唐子謂尊師曰。本入山爲求長生。今反爲虎狼之食。陳山人尚如此。我獨何人。不如歸人世。以終天年耳。尊師曰。吾聞嵩岳本靈僊之地。豈爲此害。蓋陳山人所以激吾志也。汝歸。吾當終至。必也不幸而死。終無恨焉。言訖直往。唐亦決意從之。夜卽宿於石巖之下。晝則緣磴而行。數日。忽見一巖下長松數百株。中有道士六人。如修藥之狀。薛遂頂禮求諸道士曰。吾雖至此。自服藥耳。亦無術可以授君。俄視一禪室中有一老僧。又禮拜求問。僧亦無言。忽於僧床下見藤蔓緣壁出戶。僧指蔓視薛。遂尋蔓出戶。其蔓傍巖壁不絕。經兩日。猶未盡。忽至流泉石室中。有道士數人圍棋飲酒。其陳山人亦在。笑謂薛曰。何忽而至。子之志可教也。遂指授道要。亦見俗人於

此伐薪採藥不絕。問其所。云終南山紫閣峯下。去長安城七十里。尊師道成後入京。居於昊天觀。玄風益振。時唐玄宗皇帝奉道。數召入內禮謁。開元末時。已百餘歲。忽告門人曰。天帝召我爲八威觀主。無病而坐亡。顏色不變。遂於本院中造塔。不塞塔戶。每至夜。輒召弟子。唐君告以修行之術。後以俗人禮謁煩雜。遂勅塞其塔戶。唐君後亦爲國師焉。出原化記

王老

有王老者。常於西京賣藥。累世見之。李司倉者。家在勝業里。知是術士。心恒敬異。待之有加。故王老往來。依止李氏。且十餘載。李後求隨入山。王亦相招。遂僕御數人。騎馬俱去。可行百餘里。峯巒高峭。攀藤緣樹。直上數里。非人跡所至。王云。與子偕行。猶恐不達神仙之境。非僕御所至。悉宜遣之。李如其言。與王至峯

頂田疇平坦藥畦石泉佳景差次須臾又至林口道士數人來問王老知邀嘉賓故復相候李隨至其居茅屋竹亭瀟灑可望中有學生數十人見李各來問其親戚或不言或惆悵者云先生不在今宜少留具厨飯蔬素不異人間也爲李設食經數日有五色雲霞覆地有三白鶴隨雲而下於是書生各出如迎候狀有頃云先生至見一老人鬚髮鶴素從雲際來王老攜李迎拜道左先生問王老何以將他人來此諸生拜謁訖各就房李亦入一室時頗炎熱李出尋泉將欲洗浴行百餘步至一石泉見白鶴數十從岩嶺下來至石上羅列成行俄而奏樂音響清亮非人間所有李卑伏聽其妙音樂畢飛去李還說其事先生問得無犯僊官否答云不敢先生謂李公曰君有官祿未合住此待仕宦畢方可來耳因命王老送李出曰山中要牛兩頭君

可送至藤下李買牛送訖遂無復見路耳

出廣異記

### 黑叟

唐寶應中越州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有姿容而無子息州有寺名寶林中有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報驗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捻香祝曰祈一男請以俸錢百萬貫締構堂宇陸氏又曰儻遂所願亦以脂粉錢百萬別繪神仙旣而寺中遊薄暮方還兩月餘妻孕果生男政大喜構堂三間窮極華麗陸氏於寺門外築錢百萬募畫工自汴滑徐泗揚潤潭洪及天下畫者日有至焉但以其償過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說姓名稱劍南來且言善畫泊寺中月餘一日視其堂壁數點頭主事僧曰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請備燈油將夜緝其事僧從其言至平明燦爛光明儼然一壁畫人已不見矣政

大設齋富商來集政又擇日率軍吏州民大陳伎樂至午時有一人形容醜黑身長八尺荷笠莎衣荷鋤而至闔者拒之政令召入直上魔母堂舉手鋤以斫其面壁乃頽百萬之衆鼎沸驚開左右武士欲擒殺之叟無怖色政問之曰爾顛癩耶叟曰無爾善畫耶叟曰無曰緣何事而斫此也叟曰恨畫工之罔上也夫人與上官捨二百萬圖寫神仙今比生人尚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撫掌笑曰如其不信田舍老妻足為驗耳政問曰爾妻何在叟曰住處過湖南三二里政令十人隨叟召之叟自葦菴間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艷態媚人光華動衆頃刻之間到寶林寺百萬之衆引頸駭觀皆言所畫神母果不及耳引至堦前陸氏為之失色政曰爾一賤夫乃蓄此婦當進于天子叟曰待歸與田舍親訣別也政遣卒五十侍女十人

同詣其家至江欲渡叟獨在小遊艇中衛卒士女叟妻同一大船將過江不覺叟妻於急流之處忽然飛入遊艇中人皆惶怖疾棹趨之夫妻已出攜手而行又追之二人俱化為白鶴冲天而去

出會昌解頤及河東記

劉無名

劉無名成都人也本蜀先主之後居於蜀焉生而聰悟八九歲道士過其家見而嘆曰此兒若學道當長生神僊矣自是好道探玄不樂名利弱冠闕道經學咽氣朝拜存真內修之術常以庚申日守三尸存神默呪服黃精白朮志希延生或見古方言草木之藥但愈疾微効見火輒為灰燼自不能固豈有延年之力哉乃涉歷山川訪師求道數年入霧中山嘗遇人教其服餌雄黃三十餘年一旦有二人赤巾朱服徑詣其室劉問其何人

也。何以及此。對曰：我泰山直符追攝子耳。不知子以何術。頂有黃光  
至三日矣。冥期迫促而無計。近子將恐陰符譴責以稽延獲罪。故見形相問耳。劉曰：余無他術。但冥心至道。不視聲利。靜處幽山。志希度世而已。二使曰：子之黃光照灼於頂。迢高數丈。得非雄黃之功。然吾聞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金一石之謂丹。子但服其石。未餌其金。但得其陽。未知其陰。將何以超生死之難。期昇騰之道乎。其次廣施陰功。救人濟物。柔和雅靜。無欲無爲。至孝至忠。內修密行。功滿三千。然後黑籍落名。青華定錄。制御神鬼。驅駕雲龍。而上補仙官。求除地簡。九祖超鍊。七玄生天。如此則不爲冥官所追捕耳。今子雖三尸已去。而積功未著。大限旣盡。將及死期。豈可苟免也。劉聞其語。心蒐喪越。憂迫震懼。不知所爲。二使徐謂之曰：岷峨青城神仙之府。可以求詣真師。訪尋道要。我

聞鉛汞朱髓。可致冲天。此非高真上仙。莫得修煉之旨。我爲子求姓名同年壽盡者。以代於子。子勉而勤修。無至中怠也。劉致謝。二使乃隱。劉如其言。入峨眉山。登陟峭險。探求洞穴。歷年不遇。復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數里。忽覺平博。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間。云：青城真人劉祈叩不已。具述所值。鬼便追攝之由。願示道要。以拯拔沉淪。賜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一巖室。使棲止其中。復令齋心七日。乃示其陽鑪陰鼎。柔金鍊化。冰玉之方。伏汞鍊鉛。朱髓之訣。謂之曰：胡剛子陰長生皆得此道。亦名金液九丹之經。丹分三品。以鉛爲君。以汞爲臣。八石爲使。黃芽爲苗。君臣相得。運火功全。七日爲輕汞。二七日變紫峯。三七日五彩具。內赤外黃。狀如窻塵。復運火二年。日周六百。再經四時。重履長至。初則十月離其胞胎。已成初品。卽能乾汞成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一  
銀丸而服之可以祛疾三年之外服者延年益算髮白反黑三年之後服之乃圭遊散名山周遊四海初品地仙服之半劑變化萬端坐在立亡駕馭飛龍白日昇天大都此藥經十六節已爲中品便能使人長生藥成之日五金八石黃芽諸物與君臣二藥不相雜亂矣千日功畢名上品還丹謹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視彼形氣功行合道依法傳之劉授丹訣還於霧中山築室修鍊三年乃成開成二年猶駐於蜀自述無名傳以示後人入青城去不知所終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二

神僊四十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賀知章

蕭穎士

李僊人

何諷

黃尊師

裴老

李虞

夏侯隱者

權同休

賀知章

賀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對門有小板門常見一老人乘驢出入其間積五六年視老人顏色衣服如故亦不見家屬詢問里巷皆云是西市賣錢貫王老更無他業察其非凡也常因暇日造之老人迎接甚恭謹唯有童子爲所使耳賀則問其業老人隨意問答因與往來漸加禮敬言論漸密遂云善黃白之術賀素信重願接事之後與夫人持一明珠自云在鄉日得此珠保

惜多時特上老人求說道法老人卽以明珠付童子令市餅來童子以珠易得三十餘胡餅遂延賀賀私念寶珠特以輕用意甚不快老人曰夫道者可以心得豈在力爭慳惜未止術無由成當須深山窮谷勤求致之非市朝所授也賀意頗悟謝之而去數日失老人所在賀因求致仕入道還鄉

出原化記

蕭穎士

功曹蕭穎士常密遊於陳留逆旅方食之次忽見老翁鬚鬢皓然眉目尤異至門目蕭久之微有嘆息又似相識蕭疑其意遂起揖問老人曰觀郎君狀貌有似一人不覺愴然耳蕭問似何人老人曰郎君一似齊鄱陽王王卽蕭八代祖遂驚問曰王卽某八代祖因何識之老人泣曰某姓左昔爲鄱陽書佐徧蒙寵遇遭李明之難遂爾逃亡苟免患耳因入山修道遂得度世適

驚郎君乃不知是王孫也遂相與泣蕭敬異之問其年乃三百二十七年矣良久乃別今在瀟山時出人間後不知所之

出原化記

李僊人

洛陽高五娘者美於色再嫁李僊人李僊人卽天上謫僊也自與高氏結好恒居洛陽以黃白自業高氏能傳其法開元末高李之睦已五六載後一夕五鼓後聞空中呼李一聲披衣出門語畢還謂高氏曰我天僊也頃以微罪譴在人間耳今責盡天上所由來喚旣不得住多年繾綣能不愴然我去之後君宜以黃白自給慎勿傳人不得爲人廣有點鍊非特損汝亦恐尚不利前人言訖飛去高氏初依其言後賣銀居多爲坊司所告時河南少尹李齊知其事釋而不問密使人召之前後爲燒十餘床銀器李以轉聞朝要不一李及高皆卒時人以爲天罰焉



出廣異記

何諷

唐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嘆伏

出原化記

黃尊師

黃尊師居茅山道術精妙有販薪者於巖洞間得古書十數紙自謂仙書因詣黃君懇請師事黃君納其書不語日遣斫柴五十束稍遲并數不足呵罵及箠擊之亦無怨色一日見兩道士

於山石上碁看之不覺日暮遂空返黃生大怒罵叱杖二十問其故乃具言之曰深山無人何處得有碁道士果是謾語遂叩頭曰實明日便捉來及去又見碁次乃佯前看因而擒捉二道士并局騰於室中上高樹唯得碁子數枚道士笑謂曰傳語仙師從與受法法籙因以碁子歸悉言其事黃公大笑乃遣沐浴盡傳法籙受訖辭去不知其終

出逸史

裴老

唐大曆中有王貞外好道術雖居朝列布衣山客日與周旋一日道侶數人在廳事王君方甚談諧拊掌會除溷裴老攜穢具至王君給使因聞諸客言竊笑之王君僕使皆恠少頃裴老受傭事畢王君將登溷遇於戶內整衣似有所白因問何事漸前曰貞外大好道王驚曰其實留心於此曰知員外酷好然無所

遇適廳中兩客大是凡流但誑員外希酒食耳王君竦異良久其妻呼罵曰身爲朝官乃與此穢漢結交遣人逐之王君曰天真道流不擇所處裴老請去王君懇邀從容久方許諾曰明日來得否曰不得外後日來至期王君潔淨別室以候妻呼曰安有與除廁人親狎如此王君曰尚懼不肯顧我少頃至布袍曳杖頗有隱逸之風王君坐語茶酒更進裴老清言間發殊無荷穢之姿狀曰員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耳亦有少分某既來莫要爐火之驗否王君叩頭曰小生酷嗜不敢便有所請裴指鐵盒可二斤餘曰員外剩取火至以盒分兩片置於其中復以火覆之須臾色赤裴老於布袍角解一小囊取藥兩丸如麻粟除少炭燃散盒上却堆火燒之食頃裴老曰成矣令王君僕使之壯者以火筴持出擲於地逡巡乃上上金盒矣色如雞冠王君

降階再拜搥頭陳謝裴老曰此金一兩敵常者三兩然員外不用留轉將布施也別去曰從此亦無復來矣王君拜乞曰未學俗士願瀝丹懇須至仙伯山居中具起居禮裴老曰何用此乃約更三日於蘭陵坊西大萊園後相覓王君亦復及期往至則果見小門扣之黃頭奴出問曰莫是王員外否遂將一胡床來令於中門外坐少頃引入有小堂甚清淨裴老道服降階侍女童十人皆有姿色延上勞問風儀質狀並與前時不同若四十餘人矣茶酒果實甚珍異屋室嚴潔服用精華至晚王君去裴老送出門旬日復來其宅已爲他人所賃裴老不知所去也

史

逸

李虞

信州李員外虞嘗與秀才楊稜遊華山窮搜巖谷時李公未仕

及楊君俱有棲遁之志每遇幽賞卽吟詠移時俄至一小洞巉高數尺不三四步甚高路極平易二人欲窮其跡約行四五里擬回又不可且相勉而進更二三里稍明少頃至洞口時已申酉之際川巖草樹不似人間亦有耕者耕者覩二人頗有驚異曰卽君何得到此乃具言之更二里餘有佛堂數人方飲茶次李公等因往求宿內一人曰須報洞主逡巡見有紫衣乘小馬從者四五呵路而至拜起甚雅曰得到此何也一人備述曰此處偏陋請至某居處遂同步而往到一府署多竹堂屋坐甚潔人吏數十因自言曰某姓杜名子華逢亂避世遇仙侶居此已數百年矣因止宿飲饌皆甚精豐內有駝羊其狀如牛晝夜論語因問朝廷之事留連累日各遺銀器數事遣使者導之而返曰此可隱逸頗能住否二子色難子華笑執手而別且請無漏

於人後楊君復往尋其洞穴不可見矣楊君改名儉官至御史謫番禺而卒李公終亦流蕩真仙靈境非所實好不可依名而往之也後君子誠之哉

出逸史

### 夏侯隱者

夏侯隱者不知何許人也大中末遊茅山天台間常攜布囊竹杖而已飲食同常人而獨居一室不雜於衆或露宿壇中草間樹下人窺覘之但見雲氣翕鬱不見其身每遊三五十里登山渡水而閉目善睡同行者聞其鼻鼾之聲而步不差跌足無蹶礙至所止卽覺時號作睡仙後不知所終

出神仙拾遺傳

### 權同休

秀才權同休元和中落第旅遊蘓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墅人顧已一年矣疾中忌甘豆湯令其市甘草顧者久而不去

但具湯火來。秀才且意其怠於祇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  
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道者。良久取  
麤沙數坏。按將已成豆矣。及湯成。與常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  
曰。子貧迫若此。無以寸進。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將  
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顧者微笑曰。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  
斫一枯桑樹。成數陞。扎聚於盤上。嘆之。遂成牛肉。復汲數瓶水  
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五十。秀才慙謝。顧者曰。某  
本驕稚。不識道者。今返請爲僕。顧者曰。子固異人。有少失。謫于  
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不足。復須力於他人。請秀才勿變常庶  
卒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感感不安。顧者乃辭曰。  
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談秀才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皆  
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不知所之。出西陽雜

組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三

神僊四十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尹真人

廬山人

薛玄真

于濤

尹真人

犍爲郡東十餘里有道觀在深巖中石壁四壅有顏道士居之觀殿有石函長三尺餘其上鑿出鳥獸花卉文理纖妙隣於鬼工而緘鑊極固泯然無毫縷之隙里人相傳云是尹希石函真人事跡顯於紀傳詳矣真人將上昇以石函府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籙慎不得啟之必有大禍於是郡人盡敬之大曆中有清河崔君爲犍爲守崔君素剛果自恃既至郡聞有尹真人函笑謂屬官曰新垣平之詐見矣卽詣之且命破鑊顏道士

曰此尹真人石函真人有遺教曰啟吾函者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千歲安得獨有石函在乎吾不信顏道士確其詞而崔君固不從於是命破其鑰久之而堅然不可動崔君怒又以巨絙係函鼻用數十牛拽其絙鞭而驅之僅半日石函遂開中有符籙數十軸以黃縑爲幅丹書其文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觀畢顧謂顏道士曰吾向者意函中有竒寶故開而閱之今徒有符籙而已於是令緘鑰如舊既歸郡是夕令忽暴卒後三日而寤其官屬將吏輩悉詣崔君問之且訊焉崔君曰吾甚慙未嘗聞神仙事前者偶開尹真人石函果爲冥官追攝初見一人衣紫衣至寢謂吾曰我吏於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則禍益大矣宜疾去吾始聞憂欲以辭免然不覺與使者俱出郡城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卽故相

呂公也謂吾曰子何爲開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祿壽果如何哉已而召掾吏至令按吾祿壽之籍掾吏白呂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壽十七年今奉上帝符盡奪吾任官又削十五年壽今獨有二年任矣於是聽崔君還後二年果卒

盧山人

唐寶曆中荊州盧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於白泚南草市時微露竒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果茗訪其息利之術盧覺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日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若信吾言當免子可告之將午當有匠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銀二兩餘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

錢三千四百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卽遽歸告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蹴其門張重箠捍之少頃聚人數百張乃由後門與妻子迴避纔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哭乃適張家誣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迴避之狀理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送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榷僦輦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意以爲煩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請之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使三歲君其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曰盧生言如是吾更

何求乎乃命家童掘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甚妻亦掀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掉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乃愈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賊也其異如此元卿言盧卿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常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以化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恠蓋神仙之流也

出西陽雜俎

薛玄真

太平廣記 卷之四十一  
薛玄真者唐給事中伯高之高祖也少好道不嗜名宦遨遊雲  
泉得長生之道常於五嶺間棲憇每遇人曰九疑五嶺神仙之  
墟山水幽竒烟霞勝異如陽朔之峯巒挺拔博羅之洞府清虛  
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赫胥耀跡  
於潛峯黃帝飛輪於鼎湖其餘高真列仙人臣輔相騰翥逍遙  
者無山無之其故何哉山幽而靈水深而清松竹交映雲蘿杳  
冥固非凡骨塵心之所愛也况邃洞之中別開天地瓊膏滴乳  
靈草秀芝豈塵目能窺凡屣可履也得延年之道而優游其地  
信爲樂哉真元末鄭餘慶郴州長史門吏有自遠省餘慶者未  
至郴州十餘里店中駐歇與玄真相遇狀貌如二十三四神彩俊  
邁詞多稽古時語及開元麟德間事有如目覩又言明年二月  
餘慶當復歸朝餘言皆神異問其姓氏再三不答懇詰之云某

有志林泉久棄鄉國不欲骨肉知此行止姓薛名玄真門吏話  
於慶餘令人訪尋無復蹤跡明年二月餘慶徵還及到長安語  
及異事給事中薛伯高流涕對曰某高祖自左常侍棄官入道  
隱終南不知所終是矣出仙傳拾遺

于濤

于濤者唐宰相琮之姪也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一  
叟自門而進直抵廳側小閣子以詰濤焉叟之來也驛吏疑從  
相國而行不之問相國疑是驛中人又不之詰既及濤所憇濤  
問叟何人也對曰曹老兒問其所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  
行不用憂濤方將遠涉深抱憂慮聞其言欣然迎待揖之卽席  
濤與表弟前秘書省薛校書俱與之語問其所能云老叟無解  
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不可一一叙之請濡毫執筆隨語記



錄之也。如是濤隨叟所授數章詞多隱密。迨若謠讖亦叙相國牽復之事。因問薛校書如何。叟曰：千里之外遇西則止。其有官職雖非真刺史亦作假郡守。濤又問某京中宅內事可以知否。叟俛首良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某尼賓客名字一一審識。某廊下有小童某牽一銅龜子馳戲。濤亦審其諦實。皆書於編上。荏苒所載已是數幅。相顧笑語。卽將昏瞑。濤因指薛芸香姬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濤初隨語書事。心志銳信。及聞此姬亦有好官。訝其疎誕。意亦中怠矣。時濤表弟杜孺休給事刺湖州。寄箬下酒一壺可五斗。因問叟頗好酒否。叟忻然爲請。卽以銀盃授之。令自酌飲。頃之酒盡已昏晦矣。遂以銀盃枕首而睡。時蚊蚋感。無有近叟者。及旦失叟。唯銀盃在焉。方驚問訪。求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卽曹休

博士也。曹休魏之宗室。仕晉爲史官。齊梁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往來賈販。常拯救人。以陰功及物。人多有見之。受其遺者。濤自後授泗州防禦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公衍密爲副使。相國尋亦北歸。薛校書佐江西賓幕。知袁州軍務。值用軍之際。挈家之閩。至一小邑。姬者俄以疾終。山中無求闕器之所。托一村翁輟其壽棺而瘞。斯棺裝漆金彩頗甚珍華。旣瘞之後。方驗得好棺之言。及京宅是日賓客小童牽銅龜遊戲之事。無不驗者。出神仙感應傳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四

神僊四十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田先生

穆將符

房建

蕭洞玄

田先生

田先生者九華洞中大仙也。元和中隱於饒州鄱亭村。作小學以教村童十數人。人不知其神仙矣。饒州牧齊推嫁女與進士李生。數月而孕。李生赴舉長安。其孕婦將產於州之後堂。夢鬼神責其腥穢。斥逐之。推常不信鬼神。不敢言。未暇移居。既產為鬼所惡。害耳鼻流血而卒。殯於官道側。以俟罷郡。遷之北。歸明年。李生下第歸饒。日晚於野中見其妻。訴以鬼神所害之事。乃曰。可詣鄱亭村學中。告田先生求其神力。或可再生耳。李如其

言詣村學見先生膝行而前首體投地哀告其事願大仙哀而救之先生初亦堅拒李叩告不已涕泗滂沱自早及夜終不就坐學徒既散先生曰誠懇如此吾亦何所隱耶但不早相告屋舍已壞矣誠爲作一處置卽從舍出百餘步桑林中夜已昏暝忽光明如畫化爲大府崇門儀衛森列先生寶冠紫帔據案而坐擬於王者乃傳聲呼地界俄有十餘隊各擁百餘騎奔走而至皆長丈餘謁者呼名通入曰廬山江濱彭蠡等神到先生曰刺史女因產爲暴鬼所殺事聞之何不申理對曰獄訟無主未果發謫今賊是鄱陽王吳芮刺史宅是其所居怒其生產腥穢遂肆兇暴尋又擒吳芮牒天曹而誅戮之勘云李氏妻奠命尚有三十二年合生二男三女先生曰屋舍已壞如何有一老吏曰昔東晉鄴下有一人誤死屋宅已壞又合還生與此事同其

時葛仙君斷令具覓爲身與本無異但壽盡之日無形爾先生許之卽只追李妻覓魄合爲一體以神膠塗之大王發遣却生卽便生矣見有七八女人與李妻相似吏引而至推而合之有藥如稀湯以塗其身頃刻官吏皆散李生及妻田先生在桑林間李生夫妻懇謝之先生曰但云自得再生勿多言也遂失先生所在李與妻還家其後年壽所生男女皆如所言

出仙傳拾遺

穆將符

穆將符者唐給事中仁裕之姪也幼而好學不慕聲利不窺世祿而深入玄關縱逸自放不知師匠何人已得吐納內修之道好飲酒高閑傲睨人莫能測之長安東市酒肆姚生與其友善時往來其家則飲酒話道彌日累夕姚忽暴卒舉家惶駭使人奔訪將符際夜方至姚已奄然無復喘息將符方醉其家人哀

號告之笑曰可救也無遽憂怖遂解衣與姚同衾而臥戒其家  
 令作人參湯稀粥以候之勿得悲泣驚呼待喚即應滅燭而寢  
 悄然中夜方命燭視之姚已起坐矣少以人參湯注之良久乃  
 以粥助之乃能言曰適為黃衣使者三四人以馬載去西行甚  
 速道途蒙昧如微月之中逡巡有赤色光如日出之狀照其行  
 路黃衣者促轡尤急即聞傳呼云太乙有敕使天兵遣回乃顧  
 見騎乘旌旗森然成列所乘馬及黃衣者奔迸不知所之別有  
 朱衣一人引而歸之自是姚生平復如初將符遁去不知所適  
 羅浮軒轅先生有道之士也大中年徵入關至京即使人訪之  
 將符以遞去先生曰穆處士隱仙者也名位列於九清之上矣  
 勿以其嗜酒昏醉為短真和光混俗爾淮南聞頗顯其異跡接  
 於聞見若左元放葛孝先之流也出神仙拾遺

房建

清河公房建居于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從道士授六  
 甲符及九章真錄積二十年後南遊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  
 與建語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一一皆若涉歷建  
 奇之後旬餘建自衡山適南海道士謂建曰吾嘗客於南海迨  
 今十年矣將有寺官李侯者護其軍李侯以玉簪遺我我以簪  
 賜君君宜寶之建得其簪喜且甚因而別去是歲秋建至南海  
 嘗一日獨遊開元觀觀之北軒有磚塗為真人狀者二焉其位  
 於東者在玄真人及視左玄之狀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歎  
 者且久及覩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  
 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驚曰往歲有寺官李侯護兵於  
 南海嘗以二玉簪飾左右真人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

十年今君所獲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歸道士出宣室志

蕭洞玄

王屋靈都觀道士蕭洞玄志心學鍊神丹積數年卒無所就無何遇神人授以大還祕訣曰法盡此耳然更須得一同心者相為表裏然後可成盍求諸乎洞玄遂周遊天下歷五嶽四瀆名山異境都城聚落人跡所輾罔不畢至經十餘年不得其人至貞元中洞玄自浙東抵揚州至度亭埭維舟於逆旅主人于時舳艫萬艘隘於河次堰開爭路上下衆船相軋者移時舟人盡力擠之見一人船頓感其右臂且折觀者為之寒慄其人顏色不變亦無呻吟之聲徐歸船中飲食自若洞玄深嗟異之私喜曰此豈非天佑我乎問其姓名則曰終無為因與交結話道欣然遂不相捨卽俱之王屋洞玄出還丹祕訣示之無為相與揣

摩更終二三年修行備至洞玄謁無為曰將行道之夕我當作法護持君當謹守丹竈但至五更無言則携手上昇矣無為曰我雖無他術至於忍斷不言君所知也遂十日設壇場焚金鑪飾丹竈洞玄遶壇行道步虛無為於藥竈前端拱而坐心誓死不言一更後忽見兩道士自天而降謂無為曰上帝使問爾要成道否無為不應須臾又見羣仙自稱王喬安期等謂曰適來上帝使左右問爾所謂何得不對無為亦不言有頃見一女人年可二八容華端麗音韻幽閑綺羅繽紛薰灼動地盤旋良久調戲無為無為亦不顧俄然有虎狼猛獸十餘種類哮呌騰擲張口向無為無為亦不動有頃見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屬等並在其前謂曰汝見我何得無言無為涕淚交下而終不言俄見一夜叉身長三丈目如電靨口赤如血朱髮植竿鋸牙鈎爪直

衝無爲無爲不動既而有黃衫人領二手力至謂無爲曰大王  
追不願行但言其故卽免無爲不言黃衫人卽叱二手力可拽  
去無爲不得已而隨之須臾至一府署云是平等王南面凭几  
威儀甚嚴厲聲謂無爲曰爾未合至此若能一言自辨卽放爾  
迴無爲不對平等王又令引向獄中看諸受罪者慘毒痛楚萬  
狀千名既迴仍謂之曰爾若不言便入此中矣無爲心雖恐懼  
終亦不言平等王曰卽令別受生不得放歸本處無爲自此心  
迷寂無所知俄然復覺其身託生於長安貴人王氏家初在母  
胎猶記宿誓不言既生相貌具足唯不解啼三日滿月其家大  
會親賓廣張聲樂乳母抱兒出衆中遞相憐撫父母相謂曰我  
兒他日必是貴人因名曰貴郎聰慧日甚祇不解啼纔及三歲  
便行弱不好弄至五六歲雖不能言所爲雅有高致十歲操筆

卽成文章動靜嬉遊必盈紙墨既及弱冠儀形甚都舉止雍雍  
可爲人表然自以瘖瘂不肯入仕其家富比王室金玉滿堂婢  
妾歌鐘極於奢侈年二十六父母爲之娶妻妻亦豪家又絕代  
姿容工巧伎樂無不妙絕貴郎官名慎微一生自矜快樂娶妻  
一年生一男端敏惠黠畧無倫比慎微愛念復過常情一旦妻  
及慎微俱在春庭遊戲庭中有盤石可爲十人之坐妻抱其子  
在上忽謂慎微曰觀君於我恩愛甚深今日若不爲我發言便  
當撲殺君兒慎微爭其子不勝妻舉手向石撲之腦髓迸出慎  
微痛惜撫膺不覺失聲驚駭恍然而寤則在丹竈之前而向之  
盤石乃丹竈也時洞玄壇上法事方畢天欲曉矣俄聞無爲歎  
息之聲忘失丹竈所在二人相與慟哭卽更鍊心修行後亦不

知所終出河東記

太平廣記 卷之四十五 五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五

神僊四十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賈耽

丁約

瞿道士

王卿

衡山隱者

梅真君

賈耽

唐相國賈耽滑州節度使常令造鹿皮衣一副既成選一趨捷官健操書緘付之曰汝往某山中但荆棘深處即行覓張導師送此書任汝遠近使者受命挈糧而去甚惶惑入山約行百餘里荆棘深險無不備歷至一峯半腰中石壁聳拔見二道流基次使者遂拜道流曰賈相公使來開書大笑遂作報書一日傳語相公早歸何故如此貪着富貴使者齎書而返賈公極喜厚賞之亦不知其故也又嘗令一健卒入枯井中取文書果得數

軸皆道書也。遂遣十餘人寫纔畢，有道士突入呼賈公姓名，叫罵曰：「爭敢偷書！」賈公遜謝，道士曰：「復持去！」鄭州僕射陂東有一浮圖，乃遣使齎牒牒州於此浮圖內取一白鴉，遂令掩之。果得，以籠送，亦不知何故。賈公謫仙事甚衆，此三篇尤明顯者也。逸出史

丁約

唐大曆中有韋衍式爲西州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聰敏溫克，耽翫道書，溺惑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者，執廝役於部下，周旋恪勤，未嘗少怠。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氣慘慄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軍中，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肅勤左右，二載于茲，未能忘情，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尚縈俗間耳，有藥一粒，願以贈別，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急矣。」

因褫衣帶內得藥，類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終當棄俗，尚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堅此心，亦復遐壽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上狀請落兵籍。後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素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輦夕于驪山旅舍，聞通衢甚喧，詢其由，曰：「劉悟執逆賊李師道，下將校至闕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嚴備，桎梏累累，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齒髮彊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已見矣。微笑遙謂曰：「尚記臨邛別否？」一瞬五十年矣。幸今相見，請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驛，則散繫于廊舍，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覆



之以席躍自竇出與子威携手上旗亭詰澗別之恨且歎子威之衰耄子威謂曰仙兄既有先見之明聖朝奄宅天下何為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逃哉蜀國睽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訝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兵解水解火解寔繁有徒稽康郭璞皆受戕害我以此委蛻耳異韓彭與糞壤并也其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也他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搜書囊而進亦媿領之威曰明晨法場寓目豈蛻于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不克行刑兩晝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天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別言訖還館復自穴入荷枝以坐子威却往溫泉日已晡矣風埃忽起夜中果大雨澍遲明泥及胥詔改日行刑兩宿方霽則王姬有薨于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九日方獻廟巡鄺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飯僕飽馬語旦往棘

圍候焉亭午間方號令迴觀者不啻億兆衆矣面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纔至丁已誌焉遙目子威笑頷三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忽之次丁因躍出而廣衆之中躡足以進又登酒肆其言如蜀脫衣換觴與威對飲云某自此遊適矣勉於奉道猶隔兩塵當奉候于崑崙石室矣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出廣異記

瞿道士

黃華師修道於茅山法錄絕高靈應非一弟子瞿道士年少不甚精懇屢為黃師所笞草堂東有一小洞高八尺荒蔓蒙蔽似蛇虺所伏一日瞿生又怠惰為師所箠遂巡避杖遂入此洞黃公驚異遣去草搜索一無所見食頃方出持一碁子曰適觀秦時人留食見遺此秦人碁子也黃公方恠之尚意其狐狸所魅

太平廣記 卷之四十五  
亦不甚信。茅山世傳仙府學道者數百千，皆宗黃公，悉以為德業階品。尋合上昇，每至良辰，無不瞻望雲鶴。明年八月望夜，天氣晴，肅月光如晝，中宵雲霧大起，其雲五色，集於牕牖間。仙樂滿庭，復有步虛之聲。弟子皆以為黃公上仙之期至矣。遽備香火，黃公沐浴朝衣，以候真侶。將曉，氛烟漸散，見瞿生乘五色雲自東方出，在庭中。靈樂鸞鶴，彌漫空際。於雲間再拜，黃公曰：「尊師即當來，更務修造，亦不久矣。」復與諸徒訣別，乘風遂去，漸遠不見，隱隱猶聞衆樂之音。金陵父老每傳此事。出逸

### 王卿

唐貞元年中，郢中有酒肆王卿者，店近南郭，每至節日，常有一道士，迺之飲訖，出郭而去。如是數年後，因道士復來，卿遂結束潛行，尋之數里，道士顧見，大驚曰：「何來？」卿乃禮拜，願神人許為

僕使。道士固辭，卿固隨之。每過澗壑，或高濶丈餘，道士踰越輕舉而過。卿輕踵之，亦能渡也。行數十里，一巖高百餘丈，道士騰身而上。卿不能登，遂哀求禮拜。道士自上謂曰：「汝何苦從我？自速歸，小爾坐受困躓也。」卿曰：「前所渡險阻，皆賴尊師命，今却歸無路，必死矣。願見救護。」道士垂手巖下，令卿舉手閉目，躍身翕飛，已至巖上。上則平曠，煙景不類人間。又從行十餘里，至道士舍，門庭整肅，止卿於舍外草間。謂曰：「汝且止此，吾為汝送飯食。」候便，令汝得見天師。卿潛草間，道士三日每送飯食，亦皆充足。後一日忽見天師出門，杖策，道士四五人侍從。天師形狀瓌偉，眉目踈朗。道士私招卿，令於道左禮謁。天師驚曰：「汝何因得至此？」卿方謂說，諸道士曰：「此人謹厚，恐堪役使，可且令守竈。」天師令且收之，遂延卿入院。至厨下，見一大竈，下燃火，上有鐵筩，閉

蓋數重道士令卿守竈專看之不得妄視令失墜餘道士四人或汲水採藥蒸曝造食以供天師夜亦令卿臥厨下守火經六七日都不見人來看視釜中物者後一日卿無何竊開窺藥忽見一白兔從鐵笥中走出驕然有聲道士曰藥已失矣競來窺看惶懼失色須臾天師大怒曰何忽引俗人來令失藥俄召前道士責辱欲鞭之道士叩頭請却擒覓道士數人於庭施香禹步道士二人變成白鶴冲天而飛食頃鶴已擒得白兔來令將金卮固濟鍊之天師令速逐俗人遣歸道士遂領出曰卿幾悞我痴心未堅可且歸去遂引送至高巖下執手而別後二十年於汾州市中相見耳卿復尋路歸數日方至郭已經年遂為道士十餘年後遊太原竟不知當有所遇否

出原化記

衡山隱者

衡山隱者不知姓名數因賣藥往來岳寺寄宿或時四五日無所食僧徒恠之復賣藥至僧所寺衆見不食知是異人敬接甚厚會樂人將女詣寺其女有色衆欲取之父母求五百千莫不引退隱者聞女嫁邀僧往看喜欲取之仍將黃金兩挺正二百兩謂女父曰此金直七百貫今亦不論付金畢將去樂師時克官便倉卒使別隱者示其所居云去此四十餘里但至山當知也女父母事畢憶女乃往訪之正見朱門崇麗扣門隱者與女俱出迎接初至一食便不復饑留連五六日亦不思食父母將還隱者以五色箱盛黃金五挺贈送謂父母曰此間深邃不復人居此後無煩更求也其後父母重往但見山草無復人居方知神仙之窟

出廣異記

梅真君

汝陰人崔景唐，家甚富，嘗有道士自言姓梅，來訪崔，崔客之數月。景唐市得玉鞍，將之壽春，以獻節度使高審思。謂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將詣壽春，旬月而還，使兒姪輩奉事，無所憂也。梅曰：吾乃壽春人也，將此訪一親知，比將還矣。君其先往也。久居於此，思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即以十兩奉之。梅乃置鼎中，以水銀煉之，少久，即成白銀矣。因以與景唐，曰：以此為路糧。若至壽春，可於城東訪吾家也。即與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壽春，即詣城東訪梅氏，數目不得。村人皆曰：此中無梅家，亦無為道士者。唯淮南嶽廟中有梅真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訪之，果梅真君矣。自後竟不復遇。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六

神僊四十六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白幽求

王太虛

王子芝

劉商

白幽求

唐貞元十一年，秀才白幽求頻年下第，其年失志，後乃從新羅王子過海於太謝公島，夜遭風，與徒侶數十人為風所飄，南馳兩日兩夜，不知幾千萬里，風稍定，徐行見有山林，乃整棹望之。及前到山，高萬仞，南面半腹有城壁臺閣，門宇甚壯麗，維舟而昇。至城一二里，皆龍虎列坐於道兩邊，見幽求乃眈眈而視，幽求幽求進路甚恐懼，欲求從者失聲彷徨，次於大樹枝為風相磨，如人言誦詩聲，幽求諦聽之，乃曰：玉幢亘碧虛，此乃真人居。

徘徊仍未進邪省猶難除幽求猶疑未敢前俄有朱衣人自城門而出傳勅曰西嶽真君來遊諸龍虎皆俯伏曰未到幽求因趨走而見朱衣人不顧而入幽求進退不得左右諸龍虎時時目幽求盤旋次門中數十人出龍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隨之至維舟處諸騎龍虎人皆履海面而行須臾沒於遠碧中幽求未知所適舟中具饌次忽見從西旗節隊伍僅千人鸞鶴青鳥飛引於路騎龍控虎乘龜乘魚有乘失鬣馬人衣紫雲日月衣上張翠蓋如風而至幽求但俯伏而已乃入城門幽求又隨覘之諸龍虎等依前列位與樹木花藥鳥雀等皆應節盤迴如舞幽求身亦不覺足之蹈之食頃朱衣人持一牒出謂龍虎曰使水府真君龍虎未前朱衣人乃顧幽求授牒幽求未知所適朱衣曰使水府以手指之幽求隨指而身如乘風下山入

海底雖入水而不知爲水朦朧如日中行亦有樹木花卉觸之珊珊然有聲須臾至一城宮室甚偉門人驚顧俯伏於路俄而有數十人皆龍頭鱗身執旗杖引幽求入水府真君於殿下北面授符牒拜起乃出門已有龍虎騎從儼然遂行瞬息到舊所幽求至門又不敢入雖未食亦不覺餒少頃有覓水府使者幽求應唯而入殿前拜引於西廊下接諸使下坐飯食非人間之味徐問諸使中此何處也對曰諸真君遊春臺也主人是東嶽真君春夏秋冬各有位各在諸方主人亦各隨地分也其殿東廊下列玉女數百人奏樂白鶴孔雀皆舉翅動足更應玄歌日晚乃出殿於山東西爲迎月殿又有一宮觀望日至申時明月出矣諸真君各爲迎月詩人一真君詩曰日落煙水黯驪珠色豈昏寒光射萬里霜縞遍千門又一真君詩曰玉魄東方開嫦

娥逐影來洗心兼滌目光影遊春臺又一真君詩曰清波滄碧  
烏天藏黯黠連二儀不辨處忽吐清光圓又一真君詩曰烏沉  
海西岸蟾吐天東頭忘下句其餘詩並忘之矣賦詩罷一真君  
乃命夜戲須臾童兒玉女三十餘人或坐空虛或行海面笙簫  
衆樂更唱迭和有唱步虛歌者數十百輩幽求記其一焉詞曰  
鳳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雲語冷風颯颯吹鵝笙  
至四更有緋衣人走入鞠躬屈膝白天欲曙唯而趨出諸君命  
駕各辭次日昨朱衣人屈膝言曰白幽求已充水府使有勞績  
諸真君議曰便與遊春臺灑掃幽求恓惶拜乞却歸故鄉一真  
君曰卿在何處對曰在秦中又曰汝歸鄉何戀戀也幽求未答  
又曰使隨吾來朱衣人指隨西嶽真君諸真君亦各下山並自  
有龍虎鸞鳳朱鬣馬龜魚旛節羽旄等每真君有千餘人履海

面而行幽求亦操舟隨西嶽真君後自有便風迅速如電平明  
至一島見真君上飛而去幽求舟爲所限乃離舟上島目送真  
君猶見旗節隱隱而漸沒幽求方悔恨慟哭而迢迢上島行乃  
望有人烟漸前就問云是明州又却喜歸舊國幽求自是休糧  
常服茯苓好遊山水多在五嶽永絕宦情矣

出傳  
異志

### 王太虛

東極真人王太虛隱居王屋山中咸通壬辰歲王屋令王瑜夙  
志崇道常念黃庭經每欲自爲註解而未了深玄之理但日誦  
五六千遍聞王屋小有洞天神仙之府求爲王屋令欲結廬於  
其中冀時得遊禮耳罷官乃絕粒咽氣數月稍覺神旺身輕入  
洞屋誓不復返初行三二十里或寬廣明朗或幽暗泥黑捫壁  
俯行經三五日忽坦然平濶峭崖倚空直拔萬仞下有嵌室可

坐數百人石牀案几儼若有人居之案上古經一軸未敢遂取  
稽首載拜言曰下土賤臣形濁氣穢輒慕長生之道幸入洞天  
仰窺靈府是萬劫良會今觀上天遺跡玉案玄經不敢輒取願  
真仙鑒祐許塵目一披篇卷則受罔極之恩良久叩頭乞報應  
之兆忽有一人坐於案側曰子其志乎緱氏仙喬聿能好道可  
以名列青簡矣吾東極真人子之同姓也此黃庭寶經吾之所  
註使授於子復贈以桃得數斗曰此食之者白日飛行此核磨  
而服之不唯愈疾亦可延算子雖有志未可居此二十年期於  
茲山矣勉而勤之得道也言訖不復見瑜亦不敢久住携桃核  
與經而歸磨服桃核身康無疾顏狀益少人間因有傳寫東極  
真人所註黃庭經本矣

山仙傳拾遺

### 王子芝

王子芝字僊苗自云河南緱氏人常遊京洛間耆老云五十年  
來見之狀貌恒如四十許人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  
蒲帥琅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居於紫極宮王令待之甚  
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三榼餉之間日仙苗出遇一樵者荷擔於  
宮門貌非常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直樵者得金亦不讓  
而去子芝潛令人躡其後以伺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以歸他  
日後來子芝謂曰知子好酒吾有中令所餉醇醪償子薪價可  
乎曰可迺飲之數盃因謂子芝是酒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  
之醞也余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斯酌子芝因降階  
執手與之擁鑪祈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否樵者頷之因今  
冊筆書一符置於火上煙未絕有一小豎立于前樵者勅之爾  
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榼但往石家取酒吾待與尊師一醉時旣

昏夜門已扃禁小豎謂芝僕曰可開其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  
偕出自門隙已及解縣携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  
烈非世所儔中宵樵者謂子芝曰已醉矣余召一客伴子飲可  
乎子芝曰諾復書一朱符置火上瞬息聞異香滿室有一人來  
堂堂美鬚眉拖紫秉簡揖樵者而坐引滿兩巡二壺且竭樵者  
燒一鐵筋以授紫衣者云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執別樵者因  
謂子芝曰識向來人否少頃可造河濱廟視之子芝送樵者訖  
因過廟所覩夜來共飲者迺神耳鐵筋之驗宛然趙君郎中時  
在幕府目驗此事弘文館校書郎蘇悅亦寓於中條甚熟蹤跡  
其後子芝再遇樵仙別傳修鍊之訣且爲地仙矣出神仙  
感遇錄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

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爲郎性耽  
道術逢道士卽師資之鍊丹服氣靡不勤切每歎光陰甚促筋  
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官何益於已古賢皆隳官  
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爲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由是  
以病免官道服東遊入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方賣藥聚衆極  
多所賣藥人言頗有靈効衆中間商目之相異乃罷藥携手登  
樓以酒爲勸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覩商驚異師敬  
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  
見商益訝之商翌日又於城街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  
挈上酒樓劇談勸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楊州  
相携上酒樓藥囊爲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  
商累尋之不復見也乃開囊視重紙裹一葫蘆子得九粒藥如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六  
麻栗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饑身輕醒然過江遊茅山  
久之復往宜興張公洞當遊之時愛看畫溪之景遂於胡父渚  
葺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見之我劉郎中也而莫知所止已爲  
地仙矣出續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七

神僊四十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唐憲宗皇帝 李球

宋玄白

許棲巖 韋善俊

唐憲宗皇帝

唐憲宗好神僊不死之術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國  
迴云於海中泊山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閑步  
約及一二里則見花木樓臺殿閣金戶銀闕其中有數公子戴  
章甫冠衣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請謁公子曰汝何  
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當汝旋去願  
爲傳語俄而命一青衣捧出金龜印以授惟則乃置之於寶匣  
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持之還舟中迴顧舊路悉無踪

跡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至京師卽具以事上進憲宗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及覽金龜印歎異良久但不能諭其文耳因緘以紫泥玉鑲置於帳內其後往往見五色光可長丈餘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憲宗因歎曰鳳芝龍木寧非此兆乎時又有處士伊祁玄解續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纜三尺高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轡惟以青氍籍其背常遊歷青兗間若與人欵曲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帝知其異人遂令密詔入宮內館於九華之室設紫葵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葵席類茭葉光軟香靜夏涼冬溫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鳥戈山離國所獻也鳥戈山離國見班固西京傳帝每日親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朴未嘗閑人臣禮帝

因問之曰先生春秋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于海上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卽於衣間出三等藥實爲帝種於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芝色褐一莖兩穗穗形如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茂葵始生六莖其上合爲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孕千葉一葉六影其成實如相思子萬根藤子一子而生萬根枝葉皆碧鈎連盤屈蔭一畝其狀類芍藥而藥色殷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孕之內不啻千莖亦謂之絳心藤靈草旣成人乃莫見而玄解請帝自采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焉遇西域有進美玉者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鑒毛髮時玄解方座於帝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也一虎玉也驚而問曰何謂龍玉虎玉也玄解曰圓者龍也生於水

中爲龍所寶若投之於水必有霓虹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巖谷  
爲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紫光迸逸而百獸懾服帝異其言遂  
令嘗之各如所說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漁者得一自獵者  
獲帝因命取龍虎二玉以錦囊盛之於內府玄解將還東海亟  
請於帝未許之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絲繪華麗間以珠玉  
帝元日與玄解觀之帝指蓬萊曰若非上仙朕無由得及是境  
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爲陛下遊以探  
物象妍醜卽踴體於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側  
連聲呼之意不復有所見帝追思歎恨近成羸疹因號其山爲  
藏真島每詰旦於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後旬日青州奏云  
玄解乘黃牝馬過海矣

李球

李球者燕人也寶曆二年與其友劉生遊五臺山山有風穴遊  
人稍或誼呼及投物擊觸卽大風震發揭屋拔木必爲物害故  
登山之時互相戒勅不敢觸球至穴口戲投巨石於穴中良久  
石聲方絕果有奔風迅發有一木如柱隨風飛出球性軒悍無  
所顧忌遂力扳其木却墜入穴中球爲木所載亦不得出良久  
至地見一人形如獅子而人語引球入洞中齋內見二道士奕  
碁道士見球喜問球所修之道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默然無  
以爲對二仙責引者曰吾至道之要當授有骨相之士習道之  
人汝何妄引凡庸入吾仙府耶速引去之因以一杯水遺令飲  
謂之曰汝雖凡流得覩吾洞府踐吾真境將亦有少道分矣所  
恨素不習道不可語汝修行之要耳但去苟有希生之心出世  
之志他日可復來也飲此神漿亦延年壽矣球飲水拜謝訖引

者將球至向來洞側示以別路曰此山道家紫府洞也五峯之上皆藉四海奇寶以鎮峯頂亦如茅山洞鎮以安息金墉城之寶春山雜玉環水香瓊以固上真之宅此山東峯有離岳火球西峯有麗農瑤室南峯有洞光珠樹北峯有玉澗瓊芝中峯有自明之金環光之壁每積陰將散久暑將雨即衆寶交光照灼巖嶺春曉秋旦則九色之氣屬天光輝爍乎雲表太帝命韓司少卿東方君與紫府先生統六年仙察神王力士以鎮於此故謂神仙之府也洞有三門一徑西通崑崙一徑出北巖之下一向來風穴是洞之端門也皆有龍蛇守之先生有勅曰有巨石投於洞門中吾柱者是世間將有得道之人受事于此即使我引進我亦久遠學道當證仙品而積功之外口業不除以宿功所磨得守此洞穴之口後三百年亦當超昇矣以口業之故假

此形耳我守先生之命適聞投石中柱依教引子誠不知子戲投石耳然數百年來投石者少亦未嘗中柱神仙之宮不易一至于子亦將有所得於玄妙之津矣此有北巖之徑可使子得速還人間因衣帶解藥三丸貫一槁枝之末謂球曰路側如見異物以藥指之不爲害此藥食之可以無病球持此藥行於洞中黑處藥有光如火數有巨蛇張口向球以藥指之伏不敢動因出洞門門外古樹半朽洞欲堙塞球摧壤土朽樹久方得出已在寺門之外矣先是劉生既失球子方執誣劉生疑害其父欲訟於官寺有大齋未得便去既見球還衆皆忻喜具話所見之異因以三丸藥與劉及子各餌一丸乾符中進士司徒鐵與球相別三十餘年別時球年六十鬚已垂白於河東見球年九十餘容狀如三十許人話所遇之事云服藥至今老而復壯性不

食其子亦如三十歲許銳志修道與其子入玉屋山去出仙傳拾遺

###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且秀麗人見皆愛之有道術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復遊括蒼仙都辟穀服氣然嗜酒或食彘肉五斤以蒜齏一盆手撮肉吃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氣味有加異有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人間得蒜食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三二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為有老彭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適大旱方暴厄祭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為凡所降雨須俟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遂於所止玄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澍雨告足越人極神異之復南遊到撫州又

逢天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請之遽作術飛釘城陸神雙目刺史韋德隣恠其貯婦女復釘城神此類狂也將加責辱健步輩欲向之手脚皆不能動悉自仆倒柳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隣曰使君干忤劉根欲見誅罰祖禰耶德隣方懼祈謝須臾致雨禮而遣之其靈術屢施不可備錄後之南城縣白日上昇而去出續神仙傳

### 許棲巖

許棲巖岐陽人也舉進士習業於昊天觀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靈仙以希長生之福時南康韋臯太尉鎮蜀延接賓客遠近慕義遊蜀者甚多巖將為入蜀之計欲市一馬而力不甚豐自入西市訪之有蕃人牽一馬瘦削而價不高因市之而歸以其將遠涉道途日加芻秣而肌膚益削疑其不達前所試詣卜

肆筵之得乾卦九五道流曰此龍馬也宜善寶之泊登蜀道危  
棧棲巖與馬俱墜岸下積葉承之幸無所損仰不見頂四面路  
絕計無所出乃解鞍去衛任馬所往於稿葉中得粟如拳棲巖  
食之亦不饑矣尋其崖下見一洞穴行而乘之或下或高約十  
餘里忽爾及平川花木秀異池沼澄澈有一道士卧於石上二  
女侍之巖進而求見問二玉女云是太乙真君巖卽以行止告  
玉女玉女憫之白於真君曰爾於人世亦好道乎曰讀莊老黃  
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莊子云  
息之以踵黃庭云但思以卻壽無窮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  
坐酌小盃以飲之曰此石髓也嵇康不能得近爾得之矣乃邀  
入別室有道士云是潁陽尊師爲真君布算言今夕當東遊十  
萬里巖熟視之乃卜馬道士也是夕巖與潁陽從太乙君登東

海西龍山石橋之上以赴群真之會座內仙客有東黃君見樓  
巖喜曰許長史孫也有仙相矣及明復從太乙君歸太白洞中  
居半月思家求還太乙曰汝飲石髓已壽千歲無輸泄無荒淫  
復此來再相見也以所乘馬送之將行謂曰此馬吾洞中龍也  
以作怒傷稼謫其負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不然此太白洞天  
瑤華上宮何由而至也到人間放之涓曲任其所適勿復留之  
旣別逡巡已達號縣則無復故居矣問鄉人年代已六十年出  
洞時二玉女託買號縣田婆針乃市之杖繫馬鞍上解鞍放之  
化龍而去棲巖幼在鄉里已見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狀如舊蓋  
亦仙人也棲巖大中末年復入太白山去

出傳  
奇

### 韋善俊

韋善俊者京兆杜陵人也訪道周遊遍尋名岳遇神仙授三皇

檄召之文得神化之道或靜棲林野或醉臥道途常携一犬號之曰烏龍所至之處必分已食以飼之犬復病疥毛盡禿落無不嫌惡之其兄爲僧久居嵩寺最爲長老善俊將欲昇天忽謂人曰我有少債未償耳遂入山見兄衆僧以師長之弟多年忽歸彌加敬奉每昇堂齋食卽牽犬於其側分食與之衆旣惡之白於長老長老怒召而責之笞擊十數遣出寺善俊禮謝曰某宿債已還此去不復來矣更乞一浴然後乃去許之及浴移時牽犬而去犬已長六七尺行至殿前犬化爲龍長數十丈善俊乘龍昇天擎其殿角蹤跡猶在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八

神僊四十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李吉甫

李紳

白樂天

軒轅先生

李元

韋卿材

李吉甫

李太師吉甫在淮南州境廣疫李公不飲酒不聽樂會有制使至不得已而張筵憂慘見色醜合謂諸客曰弊境疾厲亡歿相踵諸賢傑有何術可以見救下坐有一秀才起應曰某近離楚州有王鍊師自云從太白山來濟拔江淮疾病休糧服氣神骨甚清得力者已衆李公大喜延於上坐復問之便令作書并手札遣人馬往迎旬日至館於州宅稱弟子以祈之王生日相公但令於市內多聚龜殼大鑊巨甕病者悉集無慮不瘥李公遽

遣備之既得王生往令濃煎重者恣飲之輕者稍減既汗皆愈  
李公喜既與之金帛不受不食寡言唯從事故山南節帥相國  
王公起王坐見必坐笑以語若舊相識李公因令王公邀至宅  
宿問其所欲言便行深夜從容曰判官有仙骨學道必白日  
上昇如何王公無言良久曰此是塵俗態縈縛耳若住人世官  
職無不得者王公請以兄事之又曰本師爲在白鹿與判官亦  
當家能與某同往一候謁否意復持疑曰仙公何名曰師不敢  
言索筆書鶴字王生從此不知所詣王公果富貴史出逸

### 李紳

故淮海節度使李紳少時與二友同止華陰西山舍一夕林叟  
有饗神者來邀適有頭疼之疾不往二友赴焉夜分雷雨甚紳  
入止深室忽聞堂前有人祈懇之聲徐起窺簾乃見一老叟眉

鬚皓然坐東床上青童一人執香爐拱立於後紳訝之心知其  
異人也具衫履出拜之父曰年小識我乎曰小子未嘗拜觀老  
父曰我是唐若山也亦聞吾名乎曰嘗於仙籍見之老父曰吾  
處北海久矣今夕南海羣仙會羅浮山將往焉及此遇華山龍  
鬪散雨滿空吾服藥者不欲令霑服故憇此耳子非李紳乎對  
曰某姓李不名紳老父曰子合名紳字公垂在籍矣能隨我一  
遊羅浮乎紳曰平生之願也老父喜有頃風雨霽青童告可行  
叟乃袖出一簡若笏形縱拽之長丈餘橫拽之濶數尺綠卷底  
坳宛若舟形老父登居其前令紳居其中青童坐其後叟戒紳  
曰速閉目慎勿偷視紳則閉目但覺風濤洶湧似泛江海逡巡  
舟止叟曰開視可也已在山前樓殿參差藹若天外簫管之  
聲寥亮雲中端雅士十餘人喜迎叟指紳曰何人也叟曰李紳



耳羣士曰異哉公垂果能來人世凡濁苦海非淺自非名繫仙  
錄何路得來叟令紳遍拜之羣士曰子能從我乎紳曰紳未立  
家不獲辭恐若黃初平貽憂於兄弟未言間羣士已知子念歸  
不當入此居也子雖仙錄有名而俗塵尚重此生猶沉幻界耳  
美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脩靜來生既冠遂居此矣勉之勉之  
紳復通拜叟歸辭訖遂合目有一物若驢狀近身乘之又覺走  
於風濤之上頃之悶甚思見其纔開目以墮地而失所乘者仰  
視星漢近五更矣似在華山北徐行數里逢旅舍乃羅浮店也  
去所止二十餘里緩步而歸明日二友與僕夫方奔訪覓之相  
逢大喜間所往詐云夜獨居偶爲妖狐所惑隨造其居將曙悟  
而歸耳自是改名紳字公垂果登甲科翰苑歷任郡守兼將相  
之重出讀玄  
性錄

### 白樂天

唐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爲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蕩不  
知所止月餘至一大山瑞雲奇花白鶴異樹盡非人間所覩山  
側有人迎問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維舟上岸云須謁天師遂  
引至一處若大寺觀通一道入道士鬚眉悉白侍衛數十坐大  
殿上與語曰汝中國人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蓬萊山也既至  
莫要看否遣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  
十皆有名號至一院扁鐫甚嚴因窺之衆花滿庭堂有裊褥焚  
香階下客問之答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乃潛  
記之遂別之歸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錄以報自公先是  
自公平生唯修上乘業及覽李公所報乃自爲詩二首以記其  
事及答李浙東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上深處見樓臺中有仙

九平廣記 卷之四十一  
籠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夫來又曰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卽應歸堯率天然自公脫屣煙埃投棄軒冕與夫昧昧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謫仙哉史出逸

軒轅先生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立於床前則髮垂至地坐於閤室則目光可長數尺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虎護衛或民家具齋飯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卽袖出一壺纔容三二升縱賓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人命飲則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藥之香輒無減耗與獵人同羣有非朋遊者俄而見十數儀貌無所間別或非朱篆於空中則可屈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內廷遇之甚厚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

乎集曰輟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道孰愈於張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嘗之而集方休於所舍忽謂其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貴皆不諭其言于時宣宗召令速至而纔及玉階謂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座於御榻前宣宗命宮中人傳湯茶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縝髮朱唇年始二八須臾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髮髮如絲於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宮人之過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宣宗因話京師無豈寇荔枝花俄傾二花皆連葉各近百數鮮明芳潔如纔折下更嘗賜柑子曰臣山下者有味逾於此宣宗曰朕無得矣集遂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而徹盤卽柑

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宣宗食之。歎其甘美。無足更問。曰：朕得幾年作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跳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四十年也。初辭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

浮山矣。

出杜陽篇

李元

李元諫議嘗隱於嵩山茅舍。冬寒。當戶熾火。有老人戴大帽子。直入灸脚良久。問李公曰：頗能同去否。知君有志。因自言某秦時闖人。避禍得道。乃去帽。鬚髯偉甚。曰：此皆山中所長也。李公思之良久。乃答曰：家事未了。更數日得否。老人揭然而起曰：公意如此。遂出門徑去。李公牽衣媿謝。不可甦止。明日尋訪悉

其跡

出逸史

韋卿材

盧元公奉道。暇日與賓友話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某有表弟韋卿材。太和中。選授江淮縣宰。赴任出京。日親朋相送離灞澹。時已曛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覺道路漸異。非常日經過之處。既望其中。有燈燭熒煌之狀。林木葱蒨。似非人間。頃之有謁於馬前者。如州縣候吏。問韋曰：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頃復有一人至。謂前謁者曰：既至矣。則須速報上公。韋問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對。却走而去。逡巡遽聲連呼曰：上公屈韋下馬。趨走入門。則峻宇雕牆。重廊複閣。侍衛嚴肅。擬於王侯。見一人年可四十歲。平上幘。衣素服。遙謂韋曰：上堦。韋拜而上。命坐。慰勞久之。亦無肴酒湯菓之設。徐謂韋曰：某因世亂。百家相糺。竄避於此。衆

太平廣記 卷之四十九  
推為長強謂之上公爾來數百年亦無號令約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塵俗之幸也不可久留當宜速去命取絹十疋贈之韋出門上馬却尋舊路迴望亦無所見矣半夜臘月信足而行至明則已在官路逆旅暫歇詢之於人且無能知者取絹視之光白可鑑韋遂裹却入京詣親友具述其事因以絹分遺親愛韋云約其處乃在驪山藍田之間蓋地仙也出尚書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九

神僊四十九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潘尊師

李賀

張及甫

鄭册

陳惠虛

溫京兆

潘尊師

嵩山道士潘尊師名法正蓋高道者也唐開元中謂弟子司馬鍊師曰陶弘景為嵩山伯於今百年矣頃自上帝求贊帝令舉所知以代弘景舉余文籍已定吾行不得久住人間矣不數日乃屍解而去其後登封縣嵩陽觀西有龍湫居人張迪者以陰器於湫上洗濯俄為人所攝行可數里至一甲第門前悉是羣龍入門十餘步有大廳亭見法正當廳而坐手持朱筆理書問迪曰汝是觀側人亦識我否曰識是潘尊師法正問迪何以汚

龍湫云迪五連切後步也

羣龍室。迎載拜謝罪。又問汝識司馬道士否。迎曰識之。法正云。今放汝還。遂持几上白羽扇。謂迎曰。爲我寄司馬道士。何不來而戀世間樂耶。使人送迎。出水上。迎見其屍卧在岸上。心惡之。奄然如夢。遂活。司馬道士見羽扇。悲涕曰。此吾師平素所執。亡時以置棺中。今君持來。明吾師見在不虛也。乃深入山數年而卒。出廣異記

### 李賀

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稚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意新語麗。當時工於詞者。莫敢與賀齒。由是名聞天下。以父名晉肅。子故不得舉進士。卒於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爲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從小奉親。命能詩書。爲

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欲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得非天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遷都于月。圍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榮於詞。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旣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出宣室志

### 張及甫

唐元和中。青州屬縣有張及甫。陳幼霞同居爲學。一夜俱夢至一處。見道士數人。令及甫等書碑題。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太皇真訣字作篆文。稍異於常。及甫等記得四句云云。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躡空仰途。綺錯輪囷。後題云五雲書閣。吏陳幼霞。張及甫。至曉。二人共言悉同。出逸史

鄭册

溫州刺史鄭册好黃老之術常密爲之因疾自見女仙三百餘人云迎公乃命設饌焚香禮拜又邀兄冉同於空中禮拜少頃命燭五炬引兄冉與左右人皆無所見明日天明又陽官來催曰員外祿運見終今請速登駕又命酒果祭之云員外受職六月朔視事至午時當奉迎先是公與天台道士金柔爲方外之友至其日食時造省公公談前事卽與柔共入淨堂中禮拜又云受牒身一道公空中引手接之又自開封以右手點筆空押之自書六字謂使者曰以有前約的不逾時便言時至揖金柔向按不令閉却四門又催家人阿鹿下飯先令作蒸餅猶熱唯六七碟脯及酒而已遣兄冉出外家人排床七隻云六押衙來迎矣公命坐如再三辭讓之狀公跪拜再三便低頭不起家人

走報兄冉及室人少時而逝形體柔軟顏色不改按真誥云其有陰德及好道信仙者此例品格益多觀鄭公潛化之跡虛無之位其昭昭乎

出原  
化記

陳惠虛

陳惠虛者江東人也爲僧居天台國清寺曾與同侶遊山戲過石橋水峻苔滑懸流萬仞下不見底衆皆股慄不行惠虛獨超然而過徑上石壁至夕不迴羣侶皆舍去惠虛至石壁外微有小徑稍稍平濶遂及宮闕花卉萬叢不可目識臺閣連雲十里許見其門題額曰會真府左門額曰金庭宮右額曰桐栢三門相向鼎峙皆有金樓玉窓高百丈入其右內之西又一高樓黃門題曰右弼宮周顧數千間屈曲相通瑤階玉陛流渠教水處處華麗殆欲忘歸而了無人跡又入一院見青童五六人相顧

笑語而去再三問之應曰汝問張老須臾迴顧見一叟挾杖持花而來訝曰汝凡俗人何忽至此惠虛曰常聞過石橋即有羅漢寺人世時聞鐘聲故來尋訪千僧幸會得至此境不知羅漢何在張老曰此真仙之福庭天帝之下府號曰金庭不死之鄉養真之靈境週迴百六十里神仙右弼桐栢上真王君主之列仙三千人仙王力士天童玉女各萬人為小都會之所太上一年三降此宮校定天下學道之人功行品第神仙所都非羅漢之所也王君者周靈王之子瑤丘先生之弟子位為上真矣惠虛曰神仙可學之否張老曰積功累德肉身昇天在於立志堅久耳汝得見此福庭亦是有可學之望也又問曰學仙以何門而入張老曰內以保神鍊氣外以服餌丹華變化為仙神丹之力也汝不可久住上真道遊東海騎衛若還恐有咨責因引之

使出門行十餘步已在國清矣惠虛自此慕道好丹石雖衣弊履穿不以為陋聞有鑪火方術之士不遠而詣之丹石所費固亦多矣晚居終南山捧日寺年漸衰老其心愈切寢疾月餘羸憊且甚一旦暴雨後有老叟負藥囊入寺大呼曰賣大還丹繞廊數迴衆僧皆笑之乃指病僧惠虛之門謂老叟曰此叟頗好還丹售之可也老叟欣然詣之惠虛曰還丹知是靈藥一劑幾錢叟曰隨力可致耳惠虛曰老病沉困床枕餘月昨僧次到自行不得托隣僧代齋得覩錢少許可致藥否叟取其錢而留藥數丸教其所服之法惠虛便吞之老叟乃去衆僧相率來問言已買得還丹吞服之矣頃間久疾都愈遙止衆僧曰勿前覺有臭吾疾愈矣但要新衣一兩事耳跳身起床勢若飛躍衆驚歎之有新衣與之者取而着焉忽飛殿上從容久之揮手相別冉

冉昇天而去。時太中十二年戊寅歲。是年歸桐栢觀。與道流話  
得道之由云。今在桐栢宮中。賣藥老叟。將是張老耳。言訖隱去。

出仙傳  
拾遺

### 溫京兆

溫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黷貨。敢殺。人亦畏其嚴。殘不犯。  
由是治有能名。舊制京兆尹之出。靜通衢。閉里門。有笑其前道  
者。立杖殺之。是秋溫公出自天街。將南抵五門。呵喝風生。有黃  
冠老而且偃。弊衣曳杖。將橫絕其間。騶人呵不能止。溫公命控  
來。答皆二十。振袖而去。若無苦者。溫異之。呼老。街吏令潛而覘  
之。有何言。復命黃冠扣之。既而跡之。迨暮過蘭陵里。南入小巷  
中。有衡門止處也。吏隨入。關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且曰。真君  
何遲也。答曰。爲凶人所辱。可具湯水。黃冠前引雙鬟青童。從而

入。吏亦隨之。過數門。堂宇華麗。修竹夾道。擬王公之甲第。未及  
庭。真君顧曰。何得有俗物氣。黃冠爭出索之。吏無所隱。乃爲所  
錄。見真君。吏叩頭拜伏。具述溫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禍將  
覆族。死且將至。猶敢肆毒於人。罪在無赦。叱街吏令去。吏拜謝  
了。趨出。遂走詣府。請見溫。時則深夜矣。溫聞吏至。驚起於便室。  
召之。吏悉陳所見。溫大嗟惋。明日將暮。召吏引之。街鼓既絕。溫  
微服。與吏同詣黃冠所居。至明。吏款扉。應門者問誰。曰。京兆溫  
尚書來謁真君。既闢重閨。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君溫璋。溫趨  
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遠遊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溫伏而  
叙曰。某任愆。浩穰權唯震。肅若稍畏。懦則損威聲。昨日不謂凌  
迫大仙。自貽罪戾。故來首服。幸賜矜哀。真君責曰。君忍殺立名。  
專利不厭。禍將行及。猶逞兇威。溫拜首求哀者數四。而真君終



蓄怒不許少頃有黃冠自東序來拱立於真君側乃跪啓曰尹  
雖得罪亦天子臣卿况真君洞其職所統宜少降禮言訖真君  
令黃冠揖溫昇堂別設小榻令坐命酒數行而真君怒色不解  
黃冠復啓曰尹之忤犯弘宥誠難然則真君變服塵遊俗士焉  
識白龍魚服見因豫且審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爾家族此  
間亦非淹久之所溫遂起於庭中拜謝而去與街吏疾行至府  
動曉鐘矣雖語親近亦秘不令言明年周昌王薨懿皇傷念不  
已忿藥石之不徵也醫韓宋紹等四家詔府窮竟將誅之而溫  
鬻獄緩刑納宋紹等金帶及餘貨凡數千萬事覺飲醜而死三  
水小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

神僊五十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嵩岳嫁女 裴航

嵩岳嫁女

三禮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羣書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皆以人  
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陽元和癸巳歲中秋望夕携觴晚出建  
春門期望月於韶別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携觴自東來駐馬道  
周末決所適有二書生乘驄復出建春門揖璆韶曰二君子挈  
榼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其弊莊水竹臺榭名聞洛下東南去  
此三二里儻能迂轡冀展傾蓋之分耳璆韶甚愜所望乃從而  
往問其姓氏多他語對行數里桂輪已昇至一車門始入甚荒  
涼又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而來則豁然真境矣泉瀑交流松

桂夾道奇花異草照燭如晝好鳥騰翥和月闕璆韶請疾馬飛  
觴書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醖雖上清醒酬  
計不加此味也書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中不知與  
足下五醖熟愈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傾與二君子嘗其花  
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葉形類盃觸之其餘韻小  
童折花至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飲訖又東  
南行數里至一門書生揖二客下馬觴以燭夜花中之餘賚諸  
從者飲一盃皆大醉各止於戶外乃引客入則有鸞鶴數十騰  
舞來迎步而前花轉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壓枝于路傍  
凡歷池館堂榭率皆陳設盤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  
飲多行又甚倦請暫憇盤筵書生曰坐以何難但不利於君耳  
璆韶詰其由曰今夕中天羣仙會於茲岳籍君神魄不雜腥羶

請以知禮導昇降此皆諸仙位坐不宜塵觸耳言訖見直北花  
燭亘天簫韶沸空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設水晶方盤於瑤  
幄之內羣仙方奏霓裳羽衣曲書生前進命璆韶拜夫人夫人  
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禮然服食之氣猶然射人不可近  
他貴壻可各賜薰髓酒一盃璆韶飲訖覺肌膚溫潤稍異常人  
呼吸皆異香氣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夫人  
曰便令此二童接待於是二童引璆韶於神仙之後縱目璆問  
曰相者誰曰劉綱侍者誰曰茅盈東隣女彈箏擊筑者誰曰麻  
姑謝自然幄中座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曰  
久望有玉女問曰禮生來未於是引璆韶進立於碧玉堂下左  
劉君笑曰適緣蓮花峯士奏章事須決遣尚多未來客何言久  
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爲曰浮梁縣令求延年矣以其

人因賄賂履官以苛虐爲政生情於案牘忠恕之道蔑聞唯錐於貨財巧僞之計更作自貽覆餗以促餘齡但以蓮花峯叟狷從於人奏章甚懇特紆死限量延五年璆問劉君誰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戴黃旂道以笙歌從以嬪嬙及瑤幄而下王母復問曰李君來何遲曰爲勅龍神設水旱之計作彌淮蔡以殲妖逆漢主曰柰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問予一表斷其惑矣曰可得聞乎曰不能悉記畧舉大綱耳其表云某縣某克搆丕華德洽兆庶臨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勞師車平中夏巴蜀之孽不費天府掃東吳上黨之妖九有已見其廓清一方尚屯其氛稜伏以虺蜴肆毒痛于淮蔡豺狼尚猜其口喙螻蟻猶固其封疆若遣時豐人安是稔群醜但使年餓厲作必搃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捲禍三州之逆黨所損至微安六合之疾疢

其利則厚伏請神龍施水厲鬼行災由山天誅以資戰力漢主曰表至嘉弟旣允許以前賀誅鋤矣書生謂璆韶此開元天寶太平之主也未頃聞簫韶自空而來執絳節者前昌言穆天子來奏樂羣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階入幄環坐而飲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夕主張月宮之醮非不勤請耳王母又曰瑤池一別後陵谷幾遷移向來觀洛陽東城已坵墟矣定鼎西門路忽焉復新市朝云名利如舊可以悲歎耳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鈎擊盤而歌曰勸君酒爲君悲且吟曰自從頻見市朝改無復瑤池晏樂心王母持盃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嘆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興悔駕驊騮草草歸歌竟與王母話瑤池舊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馬迴乘汗漫風猶思往事憇昭官晏移南圃情方洽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

月冷流霞盃泛曙光紅崑崙回首不知處疑是酒酣寃夢中王  
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  
子週千歲靈境盃觴初一巡玉兔銀河終不夜奇花好樹鎮長  
春悄知碧海饒詞句歌向俗流疑悞人酒至漢武帝王母又歌  
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條條當時不得仙桃力尋作  
浮塵飄隴頭漢主上王母酒曰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  
長生若言盡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聞丁令  
威能歌命左右召來令威至帝又遣子晉吹笙以和歌曰日照  
驪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昇遐至今猶有長生鹿時遶溫泉望  
翠華帝持盃久之王母曰應須召葉靜能來唱一曲當時事靜  
能續至跪獻帝酒復歌曰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鐘  
中宵扈從無全仗大駕蒼黃發六龍粧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猶

浸玉芙蓉荆榛一閉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歌竟帝悽慘良  
久諸仙亦慘然於是黃龍持盃亦於車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  
玉京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凰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天齊休  
慶流無央仙郎卽以鮫綃五千疋海人文錦三千端琉璃琥珀  
器一百床明月驪珠各十斛贈奏樂仙女乃有四鶴立於車前  
載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寶花臺俄進法膳凡數十味亦霑及  
瑤韶瑤韶飲有仙女捧玉箱托紅牋筆硯而至請催粧詩於是  
劉綱詩曰玉爲質兮花爲顏蟬爲髮兮雲爲鬟何勞傅粉兮施  
渥丹早出娉婷兮縹緲間於是茅盈詩云水晶帳開銀燭明風  
搖珠珮連雲清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玉京巢父詩曰  
三星在天銀河迴人間曙色東方來玉苗瓊藥亦宜夜莫使一  
花衝曉開詩旣入內有環珮聲卽有玉女數十引仙郎入帳召

瑒韶行禮禮畢二書生復引瑒韶辭夫人夫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但爾力不任挈耳各賜延壽酒一盃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復命衛符卿等引還人間無使歸途寂寞於是二童引瑒韶而去折花傾酒步步惜別衛君謂瑒韶曰夫人白日上昇驂鸞駕鶴在積習而已未有積德累仁抱才蘊學卒不享爵祿者吾未之信儻吾子塵牢可踰俗桎可脫自今十五年後待子於三十六峯願珍重自愛復出來時車門握手告別別訖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有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徑而歸及還家已歲餘室人招覓葬于北印之原墳草宿矣於是瑒韶捐棄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

出纂異記

###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友人崔相國

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遠挈歸于京因備巨舟載于湘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問接帷帳昵洽航雖親切無計道達而會面焉因賂侍妾曩煙而求達詩一章曰同為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詩往久而無答航數詰曩煙煙曰娘子見詩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在道求名醞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曩煙召航相識及褰帷而玉瑩光寒花明麗景雲低鬢鬢月淡修眉舉止煙霞外人肯與塵俗為偶航再拜揖睇眙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譖為意耳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使曩煙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

崎嶇上玉清。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裊煙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粧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形。意無蹤兆。遂餽粧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異香氤鬱。透于戶外。因還甌。遽揭箔。覩一女子。露裊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若濃雲。嬌而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甚饑。願憇於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飯僕秣馬。良久。謂嫗曰。向覩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而

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遺靈丹一刀。至。但須玉杵。曰。擣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君約取此女者。得玉杵。曰。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攜杵。曰。而至。更無他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為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曰。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衆言為狂人。數月餘日。或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號州藥鋪下老書云。有玉杵。曰。貨之。郎君懇求如此。此君吾當為書導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曰。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貨馬。方及其數。遂步驟獨挈。而抵藍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矚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為吾擣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

帶間解藥航卽擣之晝爲而夜息夜則嫗收藥曰於內室航又聞擣藥聲因窺之有玉兔持杵曰而雪光輝室可鑒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具帳幃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僕隸迎航而往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帳幄屏幃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漢乎航深驚怛懇悃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爲玉皇之女吏嫗遂遣航將妻入玉峯洞中瓊樓珠室而

居之卽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叙話永日使達書于親愛盧顥稽顙曰兄旣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憤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卽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出傳奇

